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主辦

中國蘇軾研究

第一輯

形影神 并序

淵明

組藏書印

真賞

學苑出版社

中國蘇軾研究

(第一輯)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主辦

學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蘇軾研究(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 - 北京:
學苑出版社, 2004. 7

ISBN 7-80060-282-6

I. 中… II. 中… III. ①古典文學-文學評論-中國②蘇軾(1036~1101)-文學評論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34765 號

出版發行: 學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 2 號院 1 號樓 100078

網 址: www.book001.com

電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銷售電話: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廠: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廠

開本印張: 890×1240 32 開本 18.5 印張

字 數: 37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001—1500 冊

定 價: 40.00 元

《中國蘇軾研究》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朱靖華 劉尚榮

秘 書 冷成金

編輯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 | | | |
|------|--------|----------------|
| 孔凡禮 | 〔北京〕 | 北京大學《全宋詩》編委 |
| 王水照 | 〔上海〕 | 復旦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王文龍 | 〔江蘇〕 | 鹽城師範學院中文系 教授 |
| 王 洪 | 〔吉林〕 | 吉林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王保珍 | 〔中國臺灣〕 | 臺灣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
| 王啓鵬 | 〔廣東〕 | 惠州師範學院 教授 |
| 內山精也 | 〔日本〕 | 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 助教授 |
| 朱靖華 | 〔北京〕 |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艾朗諾 | 〔美國〕 | 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 教授 |
| 邱俊鵬 | 〔四川〕 | 四川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冷成金 | 〔北京〕 |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周先慎 | 〔北京〕 | 北京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施議對 | 〔中國澳門〕 | 澳門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柳晟俊 | 〔韓國〕 | 漢城外國語大學 教授 |
| 馬興榮 | 〔上海〕 |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唐玲玲 | 〔海南〕 | 海南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唐凱琳 | 〔美國〕 | 西華盛頓大學 教授 |
| 孫 民 | 〔遼寧〕 | 沈陽大學師範學院中文系 教授 |
| 張志烈 | 〔四川〕 | 四川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張高評 | 〔中國臺灣〕 | 成功大學中文系 教授 |
| 張海鷗 | 〔廣東〕 | 中山大學中文系 教授 |

陶文鵬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研究員
陳新雄	〔中國臺灣〕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 教授
黃坤堯	〔中國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教授
黃鳴奮	〔福建〕	廈門大學中文系 教授
曾棗莊	〔四川〕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教授
鄒同慶	〔河南〕	河南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葉嘉瑩	〔加拿大〕	哥倫比亞大學 教授
劉乃昌	〔山東〕	山東大學中文系 教授
劉 石	〔北京〕	清華大學中文系 教授
劉尚榮	〔北京〕	中華書局 編審
諸葛憶兵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薛瑞生	〔陝西〕	西北大學中文系 教授
饒學剛	〔湖北〕	黃岡師範學院 教授

發刊詞

在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百花園裏，蘇軾的詩文詞賦、書法繪畫，曾經綻開姹紫嫣紅的奇葩。當年蘇軾評論吳道子畫云：“出新意於法度之外，寄妙理於豪放之中”。其實這也正是蘇軾詩風文風的自我寫照。蘇軾以他的思想和人格的魅力，以他的絢麗多彩、別具一格的創作，凝聚了豐富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特色”，從而令歷代文人學子爲之贊歎，爲之傾倒。時至今日，蘇軾其人及其作品依然吸引着海內外專家學者和“蘇學”愛好者的深切關注，總能夠爲他們提供開拓、整理、考辨、研討的新課題，並且不斷地獲得令人可喜的研究碩果。於是《中國蘇軾研究》應運而生。

《中國蘇軾研究》具有這樣的品格：無論資料與考據、評論與賞析，其唯一目標是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塑造一個“真蘇軾”。爲此我們特別歡迎見解新穎、持之有故的學術論文，鼓勵心平氣和、言之有據的百家爭鳴；厭惡人云亦云、空泛浮誇的虛辭濫調；堅決拒絕摺衷庸作，反對掠美。研究課題與寫作風格並無局限，但短小精悍的創新之作將備受青睞。

《中國蘇軾研究》對於入選的論文，略依內容編次：先總論蘇軾其人其書；次專說蘇詩、蘇詞、蘇文；次錄存新發現的蘇軾研究資料，刊載有關的版本考訂；次其它評述與考辨；最後附專文總結此前一年或一個時期的蘇軾研究成果，介紹研究動態，提供研究信息。雖有以類相從之意，而作者排名不第先後，學術面前人人平等。

《中國蘇軾研究》屬於非營利性的純學術書刊。目前由中國

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另設編輯委員會承攬組稿、編選與技術性加工等項業務,對論文的實質內容一般不作修正,文責自負。暫定每年一期,三十萬字,選收海內外學者此前一年新撰述的蘇軾研究論文(創刊號兼有承前啓後的歷史使命,因此酌情選錄了上個世紀公開發表過的某些有代表性的論文,下不為例)。每期附有此前一年(或一個時期)研究蘇軾的主要論文與專著目錄索引,及相關的研究成果與信息之綜述。

《中國蘇軾研究》由學苑出版社組織出版,負責發行。入選論文之作者將獲得出版社贈送的本版樣書留作紀念。在確保《中國蘇軾研究》優先刊載錄用的前提下,不反對作者再將論文轉到其它書刊謀求公開發表或出版,以求擴大蘇軾研究的影響。

《中國蘇軾研究》必將成為海內外學者互通研究信息、交流研究成果、開發研究課題、共同追慕“真蘇軾”的新園地,也將成為聯系海內外“蘇學”研究者與愛好者的紐帶,並推動蘇軾研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為宏揚中國傳統文化,我們期待着《中國蘇軾研究》健康成長,走向輝煌。

《中國蘇軾研究》編輯委員會

目 錄

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王水照(1)
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建構	
——論蘇軾思想的“自己構成自己”	朱靖華(23)
蘇門、蘇學與蘇體	
——兼論北宋的黨爭與文學	薛瑞生(55)
論蘇軾的人格魅力	周先慎(73)
簡論蘇軾知密州時期的思想	邱俊鵬(93)
蘇軾作品中的音樂世界	張志烈(104)
宋代傳記與蘇軾的生平	〔美國〕唐凱林(127)
水：蘇軾文藝美學的精髓	王啓鵬(143)
解讀蘇軾《議學校貢舉狀》	孫 民(158)
蘇軾葬郊之謎窺測	王 昊(166)
蘇詩藝術淺淡	周振甫(184)
談蘇詩的藝術個性	劉乃昌(197)
蘇軾遷謫與山水紀遊詩之新變	
——兼論道家思想與生命安頓	張高評(219)
漫談蘇軾詩中顏色字的對仗	〔美國〕薩進德(249)
蘇軾的兩首海棠詩	王保珍(261)

東坡詞演進軌迹論述·····	崔海正(273)
關於蘇軾詞的音律·····	劉 石(287)
東坡詞自度曲考述·····	王文龍(304)
蘇詞編年與辨偽·····	王宗堂 鄒同慶(313)
蘇軾《洞仙歌》雜考·····	閻小芬(338)
蘇軾《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一詞的寫作 年代與寄託意義蠡測·····	陳新雄(351)
端莊雜流麗 剛健含婀娜 ——論蘇、辛詞剛柔相濟的審美共性 ·····	吳 帆(371)
古人蘇、辛詞評百則闡釋 ·····	冷成金(386)
論蘇軾儋州小品文的價值·····	韓國強(417)
兩足院本《東坡集》簡介·····	〔日本〕吉井和夫(434)
宋刊《東坡和陶詩》略說·····	劉尚榮(452)
李清臣到密州及所作《超然臺賦》·····	孔凡禮(470)
日本文人與赤壁遊和壽蘇會·····	〔日本〕池澤滋子(477)
論蘇學·····	曾棗莊(498)
二十世紀蘇軾文學研究述略·····	饒學剛 朱靖華(524)
蘇軾研究資料目錄(2002年) ·····	賈嬋林(561)

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王水照

蘇軾作品的動人之處，在於展現了可供人們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實人生，表達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體驗和思考。這位我國文化史上罕見的全才，不僅接受了傳統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刻影響，而且承受過幾起幾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在此基礎上，他個人特有的敏銳直覺加深了他對人生的體驗，他的過人睿智使他對人生的思考獲得新的視角和高度。蘇軾算不得擅長抽象思辨的哲學家，但他通過詩詞文所表達的人生思想，比起他的幾位前賢如陶淵明、王維、白居易等來，更為豐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為後世中國文人競相仿效的對象，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後繼者的人生模式的選擇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設計。

出處和生死問題，是中國文人面臨的兩大人生課題。前者是人對政治的社會關係，後者是人對宇宙的自然關係，兩者屬於不同的範圍和層次，卻又密切關聯，相互滲透，都涉及到對人生的價值判斷。

出和處的矛盾，中國儒佛道三家已提出過不同的解決途徑。儒家以入世進取為基本精神，又以“達兼窮獨”“用行捨藏”作為必要的補充；佛家出世、道家遁世的基本精神，則又與儒家的“窮獨”相通。蘇軾對此三者，染濡均深，卻又融會貫通，兼採并用，形成自己的鮮明特徵。

蘇軾自幼所接受的傳統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是其基礎，充滿了“奮厲有當世志”的淑世精神。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訓，使他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會責任的完成和文化創造的建樹融合一體，是他早年最初所確定的人生目標。他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還由於其特殊的仕宦經歷而得到強化 and 固定化。和他父親蘇洵屢試蹉跎相反，嘉祐二年(1057)他和蘇轍至京應試，就像光彩灼灼的明星照亮文壇的上空，一舉成名，聲譽鵲起。就其成名之早(二十二歲)、之順利、之知名度大，并世幾無匹敵。嘉祐六年他應制舉，又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取入第三等，此乃最高等級，整個北宋取入第三等者僅四人(見《小學紺珠》卷六《名臣類下》)。宋朝開國百餘年來，免試直任知制誥者極少，歐陽修《歸田錄》卷一云：“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蘇軾又得到同樣的殊榮。這些仕途上的光榮，必將轉為蘇軾經世濟時、獻身政治的決心。他以“忘軀犯顏之士”(《上神宗皇帝》)自居，又以“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曲洧舊聞》卷五引)自負，并以“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名節”(《杭州召還乞郡狀》)自勵。蘇軾又歷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更成為影響他人生價值取向的重大因

素。元祐三年(1088)當蘇軾處於黨爭傾軋漩渦而進退維谷時，高太后召見他說：他之所以從貶地起復，乃“神宗皇帝之意。當其(神宗)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蘇軾聽罷“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哲宗)、左右皆泣。”高太后趁機又以“托孤”的口吻說：“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九)在蘇軾看來，朝廷既以國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惟有以死報恩。我們試看他在元豐末、元祐初的一些奏章。元豐八年(1085)《論給田募役狀》云：“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元祐三年(1088)《大雪論差役不便札子》云：“今侍從之中，受恩之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論特奏名》云：“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札子》云：“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這類語句，不能簡單地看成虛文套語，而是他內心深處的真實表白。這種儒家的人生觀，強調“捨身報國”，即對社會、政治的奉獻，並在奉獻之中同時實現自身道德人格精神的完善；但是，封建的社會秩序、政治準則、倫理規範對個體的情感、欲望、意願必然產生壓抑和限制的作用，“捨身報國”的崇高感又同時是主體生命的失落感，意味着個體在事功世界中的部分消融。儒家的淑世精神是蘇軾人生道路上行進的一條基綫，雖有起伏偏斜，卻貫串始終。

蘇軾的人生苦難意識和虛幻意識，則更帶有獨創性，並由此

形成他人生道路上的另一條基綫,在中國文人生的人生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翻開蘇軾的集子,一種人生空漠之感迎面而來。“人生識字憂患始”(《石蒼舒醉墨堂》),這位聰穎超常的智者對人生憂患的感受和省察,比前人更加沉重和深微。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老子》十三章),莊子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身”(《莊子·大宗師》),佛教有無常、緣起、六如、苦集滅道“四諦”等說,蘇軾的思想固然受到佛道兩家的明顯誘發,但主要來源於他自身的環境和生活經歷。

首先是西蜀鄉土之戀的文化背景。

西蜀士子從唐五代以來,就有不願出仕的傳統。范鎮《東齋紀事》卷四云:“初,蜀人雖知問學,而不樂仕宦。”蘇洵《族譜後錄》下篇亦云:“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蘇轍《伯父墓表》也說:“蘇氏自唐始家於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爲政於鄉,皆莫肯仕者。”曾鞏《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也說:“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後蘇軾伯父蘇洵於天聖二年考中進士,竟轟動全蜀,“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纔打破蜀人不仕的舊例。蘇軾從萬山圍抱的蜀地初到京師,原對舉試也未抱信心,他在《謝歐陽內翰啓》中曾追叙“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不料一帆風順,由此登上仕途。但剛入仕途的嘉祐六年(1061),便與蘇轍訂下對床夜話、同返故里的誓盟。在以後宦遊或貶謫生活中,他的懷鄉之戀始終不泯。特別是他以視點更易形式而認

同異鄉的言論：如“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某睹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與程正輔書》）“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別海南黎民表》）等，這種帶有濃厚相對論色彩的思想，其隱含的前提正是對回歸故鄉重要性的強調。我們不妨看一看唐代士人在開放心態中所孕育而成的新的生活原則：他們“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向往漫遊生活，向往名山大川，向往邊塞，向往仕途。李白說：“抱劍辭高堂，將投霍冠軍”（《送張秀才從軍》），岑參說：“男兒感忠義，萬里忘越鄉”（《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高適說：“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登隴》），這與蘇軾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觀念。或許可以說，蜀人不仕所引起的深刻的鄉土之戀，促成了蘇軾人生思考的早熟，也預伏和孕育着他整個的人生觀。王粲《登樓賦》云：“人情同於懷土，孰窮達而異心”，在蘇軾心中得到放大、延伸和升華，正是從懷鄉作為思考的起點，推演出對整个人生旅程無常和虛幻的體驗。

其次是他一生坎坷曲折的經歷。

蘇軾一生經歷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他既經順境，復歷逆境，得意時是譽滿京師的新科進士，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紱銀章的帝王之師；失意時是柏臺肅森的獄中死囚，躬耕東坡的陋邦遷客，嗽芋飲水的南荒流人。榮辱、禍福、窮達、得失之間反差的巨大和鮮明，使他咀嚼盡種種人生況味。元祐時，二十幾天之間由登州召還，從禮部郎中、中書舍人升到翰林學士兼侍讀，榮寵得來迅速，連他自己也不免愕然。紹聖時，

從定州知州南貶,先以落兩職、追一官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知英州;誥命剛下,又降為充左承議郎(正六品下);途中又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再改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三改謫命,確乎需要超凡的承受能力。這種希望和失望、亢奮和淒冷、軒冕榮華和踽踽獨處,長時間的交替更迭,如環無端,不知所終,也促使他去領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紛擾爭鬥的社會關係中,個體生命存在的目的、意義和價值。從生活實踐而不是從純粹思辨去探索人生底蘊,這是蘇軾思維的特點。

蘇軾的人生苦難意識和虛幻意識是異常沉重的,但並沒有發展到對整个人生的厭倦和感傷,其落腳點也不是從前人的“對政治的退避”變而為“對社會的退避”。他在吸取傳統人生思想和個人生活體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從苦難——省悟——超越的思路。以下從他反復詠歎的“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夢”作些分析。

在蘇軾的詩集中共有九處用了“吾生如寄耳”句,突出表現了他對人生無常性的感受。這九處按作年排列如下:

(一)熙寧十年《過雲龍山人張天驥》:“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蚤。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

(二)元豐二年《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

(三)元豐三年《過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

(四)元祐元年《和王晉卿》:“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

(五)元祐五年《次韻劉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清遊得三昧，至樂謝五欲。”

(六)元祐七年《送芝上人遊廬山》：“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

(七)元祐八年《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夢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八)紹聖四年《和陶擬古九首》：“吾生如寄耳，何者爲吾廬？”“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九)建中靖國元年《鬱孤臺》：“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遊”。這九例作年從壯(四十二歲)到老(六十六歲)，境遇有順有逆，反復使用，只能說明他感受的深刻。在他的其他詩詞中還有許多類似“人生如寄”的語句。

應該指出，“人生如寄”的感歎，從漢末《古詩十九首》以來，在詩歌史中不絕於耳。《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云：“浩浩陰陽移，年年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曹植《浮萍篇》：“日月不常處，人生忽如寄；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直至白居易《感時》：“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秋山》：“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心有千載憂，身無一日閑”等。蘇軾顯然承襲了前人的思想資料。他們的共同點是發現了人生有限和自然永恒的矛盾，這是產生人生苦難意識的前提。

然而，第一，前人從人生無常性出發，多強調其短暫，或以朝露爲喻，或以“幾何”致慨，或徑直呼爲“忽”；而蘇軾側重強調生命是一個長久的流程(參看山本和義《蘇軾詩論稿》，《中國文學

報》第十三冊)。“別離隨處有”，“出處誰能必”，“何者爲禍福”，“何者爲吾廬”等，聚散、離合、禍福、凶吉都處在人生長途中的某一點，但又不會固定在某一點，總是不斷地交替嬗變，永無止息。他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雪泥鴻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現了他初入仕途時的人生迷惘，體驗到人生的偶然和無常，對前途的不可把握；另一方面卻透露出把人生看作悠悠長途，所經所歷不過是鴻飛千里行程中的暫時歇腳，不是終點和目的地，總有未來和希望。

白居易《送春》詩說：“人生似行客，兩足無停步。日日進前程，前程幾多路。”雖也有人生是流程的意思，但時間短暫，前程無多。因此，第二，前人在發現人生短暫以後，大都陷入無以自抑的悲哀；而蘇軾的歌唱中固然也如實地帶有悲哀的聲調，但最終卻是悲哀的揚棄。前人面對人生短暫的難題，一是導向長生的追求，服藥求仙，延年長壽；二是導向享樂，或沉湎杯酒，或優遊山水，以精神的麻醉或心靈的安息來盡情享樂人生，忘卻死亡的威脅；三是導向順應，或如莊子那樣，以齊生死、取消一切差別的相對主義來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齊物論》）的境界，或如陶淵明那樣“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神釋》）的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他們不求形骸長存轉而追求精神上的永恒，這在中國文人的的人生思想上开辟了新的天地。蘇軾接受過順應思想的深刻影響，早在嘉祐四年的《出峽》詩中，他就說：“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但是，莊子是從“坐忘”、“心齋”的途徑，達到主體與天地萬物同一